



百鳥朝鳳

红柯
著

百鳥朝鳳
红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鸟朝凤/红柯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21-4802-8

I. ①百… II. ①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5428 号

责任编辑: 谢 锦

封面设计: 钱 祯

百鸟朝凤

红 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 219,000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802-8/I · 3754 定价: 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序：天山顶上望故乡

紅柯

“百鸟朝凤”“凤鸣岐山”最初源于我的故乡岐山，周人颠沛流离落脚岐山有了美好的家园，《诗经》里有“凤鸣高冈，于彼朝阳”。后来就是武王翦商的“封神演义”，这些半神半人的传奇人物都在岐山留有遗迹。这块土地周人后崛起了大秦帝国，周兴于岐，秦兴起与岐山相邻的风翔，依然是凤凰鸣于高岗的故事。如果周是希腊的话，秦就是武功盖世的罗马。我的创作开始于大学时代，以诗为主，兼有小说散文，大都写故乡岐山，故乡太深厚悠久了，我就西行八千里，浪迹天山南北。1990年冬天落脚天山脚下快五年了，遥远的故乡出现在梦中，黑压压奔腾而来，化作马群和鹰，凝固成青铜大方鼎，悠长的啸声成为古老传说中的凤鸣，故乡一下清晰起来，醒来后我写下了“百鸟朝凤”四个字，初稿于1990年冬天的石河子与奎屯。1995年冬天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渭河北岸古朴的土原，如梦中所见，确实是一尊大气磅礴的青铜宝鼎。1996年——2012年修订。给故乡的文字应该是青铜鼎上的纹饰。从阿尔泰山天山的原始岩画到青海甘肃的陶器花纹，到关中原就抽象得如此绚烂美丽。周人落脚岐山种麦子，周就是方格子地里长出禾苗，周人来自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的原始含义就是种地的人，周人在岐山脚下不再住地窝子，盖那种单边流直角三角形的厦厦房，周原农村至今还保留着三千年前祖先的建筑样式，第一次见到中亚腹地的黄泥土屋，我泪流满面……周秦汉唐的关中以以及那座大城长安就是游牧与农业交融的地方，交融处才有生命的大气象。

周长元在渭北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听到过许多有关姜永年老师的传说,最牛皮的一个传说就是姜永年老师抗战前担任陇海铁路西安至宝鸡段总工程师,铁路修到武功杨凌没上北原,而是沿渭河谷地过宝鸡到兰州;没修到兰州,连天水都没到就解放了。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着修,就是有名的宝天线一直到天水兰州。渭河北岸原上的扶风岐山凤翔与甘肃的平凉地区被现代化的铁路抛开了。影响最大的是陕西关中西部古老的周原,影响最直接的是姜永年自己执教的渭北师范学校。这所建于清朝末年的新式学堂在抗战期间让原下河谷地带的宝鸡占了上风,整个周原成了落架凤凰不如鸡,关中西部重镇从原上凤翔迁到了原下宝鸡,鸡还真的上了架。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周长元就是原上人,生长在农村,在周原一个小县城上完初中,考上了几十里外的渭北师范,成了公家人,还有助学金。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农家子弟有这么好的机会,很满足了。大家纷纷议论姜永年老师的时候,周长元没啥感觉。周长元没见过铁路更没见过火车,周长元的印象中,公路就代表着现代文明。西安至兰州的公路穿越古老的周原,甚至越过甘肃河西走廊到达遥远的新疆,那可是一千多年前张骞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全都修成了现代化的公路。

周长元还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公路的情景。从乡村小学考上初级中学,要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去上学,生产队长破例让他搭乘马车,村干部才有这么高的待遇。家里人送他到村口,生产队最现代化的胶轮马车送他去上学,父母亲人还有啥不放心的。爹给队长一包纸烟,给车把式一包纸烟,满脸赔笑,队长挥挥手,车把式鞭子一扬啪啪两声响鞭,村里的秀才连同满满一车辣椒大蒜烟叶豆子就昂昂气壮地上路了。三匹马头扎红缨子,脖子上的铜铃叮叮当当,古代发状元榜大概就是这架势。他的铺盖和小木箱就挨着车辕,他就坐在小木箱上,靠着铺盖。村子到大队全是乡间土路,坑坑洼洼颠得厉害,货物被扎绑得很结实,马车浑身乱抖是抖不开的。车把式叫学生娃抓紧绳子,不要抓箱子,惊慌失措的学生娃抓住粗麻绳就不慌张了,粗麻绳紧绷绷跟钢钎一样。车把式装货的时候学生娃和全村人就在一旁看着,车把式不让人插手,豆子装下边,大蒜压中间,干辣子烟叶放上边,粗麻绳空中一甩,车帮上一穿,车把式脚蹬车轮嘿的一声山一样的货物立马缩小一大半,车把式绕着马车嘿嘿两回,一车货就像有了骨头有了筋,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此时此刻胶轮大车就像黄土高原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车把式就是船老大,船老大掌舵就不会翻船,学生娃抓住粗麻绳的时候就对车把式充满了无限的信任。学生娃叫了声叔,车把式跟学生娃父亲是一辈人,学生娃就叫叔。车把式高兴啊,手腕一抖,长鞭就在半空啪啪响两下,马尾巴翘得高高的,马勾子又圆又大,马脊背跳得突突突就像风中的绸子就像学校运动会上的锣鼓。胶轮马车到了公社所在的小镇。

学生娃就是在镇上念完了五年小学,周末回家背馍,外加一缸子辣子。夏秋炒的绿辣子,冬天就是辣子酱,有时会加些咸萝卜酸豆角,馍馍大多是玉米面桃菽面粑粑,情况好的时候会带一些麦面玉米面或桃菽面混杂的裹裹馍,纯一色麦面白馍出现的机会很少,一年大概就一二次。村子到公社所在的小镇十几里路,学生娃走了整整五

年，一二年级大人送，三年级都十几岁了，有道是刘秀十二下南阳，儿子娃娃十一二岁就是半大小伙子闯天下的光景，就不要大人送了，独自一个穿越渭北早原的深沟大壑。学生娃练出了两条飞毛腿，出了村子，就嗖嗖嗖窜成一股风，十几里路也得窜上一阵子。胶轮马车忽扇几下就到了镇上，学生娃喊起来：“这么快啊，眨眼就到啦。”车把式微微一笑：“人能快过马？”车把式把马车吆到公社供销社，学生娃帮着车把式卸货，一样一样细细地记下来，比供销社的会计记得还清，车把式骄傲地告诉供销社的人：“我村里的秀才考上县中啦。”大家嘻嘻地笑，学生娃满脸通红不敢看人，大家就说：“羞廉这么大，一看就是个乖娃娃，是念书的好料子。”车把式还得忙上一阵，把学生娃送到去县城的公路上，那里有去县上的大卡车顺路捎学生娃，都是熟人托熟人说好的。

公社所在地的小镇到公路是几十里远的料礞石路，可并排跑两辆马车，相当于简易公路，常常有县上的汽车开到镇上，大卡车拉货运货，镇上有商店有供销社有公社机关，偶尔还能见到县机关的小汽车、草绿色的北京 210 吉普车，县委书记县长下乡才坐吉普车，县上大多公家人都骑自行车，公社领导也是骑自行车去县上开会，大队领导骑车子的很少。公社小学的校长才有一辆自行车，老师们偶尔有急事借上一回。小学念书的农村娃看自行车就跟看飞机一样。农村娃甚至都不敢到那条通往县城的料礞石大路上去走一走。学校在小镇的边上，学生娃都很少去镇上大街逛一逛，个别爱逛街的学生娃会被人看不起，落一个逛山的恶名，就跟街痞二流子坐一个板凳上了，就成了辱没先人的现世报。学生娃偶尔去街上商店买个牙膏牙刷作业本墨水都是来去匆匆。笔跟枪一样，学生娃们会从小学用到中学，争气的话会用到大中专，甚至用一辈子。笔是命根子。学习尖子得到表彰一般就奖个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奖品是钢笔的话就跟今天得奥运金牌一样，是让人无比羡慕的大礼。那条从大街到公社机关

门口再到连接小镇的料礞石大道默默地潜藏在每个学生娃的心里，大家都知道考上县中学那一天，才有资格踏上那条康庄大道到县上去。据老师们讲，这还不是康庄大道，二十多里长的料礞石大路通到西兰公路上，西兰公路才是真正的康庄大道，渭河北岸黄土高原上的扶风岐山凤翔一直到千阳陇县就由这条现代化公路串在一起，老师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才是路，好好努力吧！”老师说得很轻松，落到学生娃心里等于一石激起千层浪。老师知道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些北原上的农村娃个个腼腆卑微的外表下都有一颗万丈雄心，都很懂事，老师们根本不需要说重话，稍加点拨，点到为止。我们可以想象胶轮大车在料礞石大道上奔跑时的情景，无论是赶车人还是车辕里的马，都很兴奋。车把式每次出活都是把货送到镇上，村干部们开会也是到镇上，村里老人得急病也是送到镇上，小镇基本上是胶轮马车的终点站，坑坑洼洼泥泞不堪的乡村土路跟赶车人和驾车牲口紧紧地连在一起。突然跑到料礞石大道上，赶车人和驾车牲口兴奋得直叫，马打响鼻车把式甩响鞭，料礞石路面也有坑，都是平缓光滑的大坑、整块路面凹下去，并没有裂开。料礞石都是从黄土高原的深沟河道里挖出来的，胶状的黄泥与生姜一样的石料连在一起，黏性很好，铺设路面，很容易压平，但没有真正的石料那么坚硬，标准化的公路不会采用料礞石。对胶轮马车来说，料礞石路面就跟进天堂一样，车子又快又稳，遇到坑洼也是忽扇一下，不会颠晃弹跳。胶轮大车几乎成了学生娃的专车。

公路出现在前方时车把式长长地吁了一声，车辕里的马扬起蹄子，又腾一下站住，车把式和学生娃身不由己地站在马车上，看前方黑黝黝的公路。由东而西在大地上闪闪发光就像一条大河。从北山山脚向南伸去的料礞石大路处在渭北台原地带最高的台阶上，从山脚到渭河边有三四个宽阔的台阶，每一个台阶宽至几十里，相差一二百米，大河一样的公路横贯第二台阶，料礞石大路从北而南从第三台阶

到第二台阶,居高临下。此时此刻马车就停在二三里外的台地边缘,车辕里的马和车厢里的人兴奋异常,赶车人又是两声鞭响,嘴里一声得求!车子就飞起来了,下坡路,路面平展展,二三里路眨眼就到。岔路口可谓泾渭分明,黄巴巴的料礓石路跟柏油石子公路交汇。

学生娃搬下木箱子和铺盖,车把式吆上马车在公路上兜一圈,就回去了,赶车人和驾车的马恋恋不舍。谁都想在干净整洁的公路上跑啊跑啊不停地跑下去。周长元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搬下铺盖和木箱子,送车把式大叔离开后,他忍不住在柏油公路上翻了几个跟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全中国任何一条旷野上的公路都是车辆稀少,尤其是大西北,显得更加空旷寂静,这个很内敛的农村学生娃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又是打车轱轮又是翻跟头,然后站在岔路口,一边细细地看着公路的尽头一边回味老师讲过的泾渭分明。老师专门拿一张彩色陕西地图,让大家看泥汤一样的渭河和清澈的泾河。眼前这条干净整洁的西兰公路就是一条清澈的大河。学生娃在这里等一个半小时等来了从扶风去岐山的大卡车。同村的一位复员军人在县运输公司开大卡车,就顺路捎上了村里的秀才。复员军人让学生娃坐驾驶室,学生娃头一回坐汽车,一定要待在车厢里看沿途的风景,复员军人当年走出偏远乡村去当兵时也是这种心理。司机把车开得很快,到县城有四五十里路,要翻三沟六坡,学生娃见识了故乡真正的深沟大壑,相比之下,从村子到镇上的沟沟坎坎不算个啥。

周长元在县中学念了两年书,没上高中直接考了中专。农村娃都想早早工作早早养家。周长元十六七岁还没成年就上了渭北师范成了公家人,公家管伙食,还有助学金,还报销药资费,跟念中学没法比。

念中学那两年周长元每天早晨去公路上长跑,班上一帮同学都去公路上长跑。县城是两条公路的交汇处,从东往西西兰公路从城南到凤翔一直到兰州到新疆;还有一条南北公路,从县城往南下渭北

高原到渭河边的陇海铁路,直通火车站,有四五十里远。周长元往南边公路上跑过,也往西边西兰公路上跑过,相比之下,他喜欢跑西兰公路,据说是从上海延伸到大西北。爱往南边县级公路上跑的同学都是奔铁路去的。那时候就有人抱怨铁路为啥不走原上?不走古丝绸之路?硬是把渭北周原上的扶风岐山凤翔撇到铁路外边,千阳陇县都受到牵连,包括甘肃平凉。学生娃就这么义愤填膺地在地理课上问老师,地理老师就这个话题让大家讨论,大多数同学都认同这个观点,老师鼓励大家提一些不同看法,周长元就说咱们周原几个县并没有远离现代文明,没有铁路还有公路哩。马上招来激烈的反驳,有一个声音特别刺耳:“公路能跟铁路比吗?真是个稼娃乡棒。”说这话的是县长的儿子。周长元就毫不客气地回了一句:“你爸天天在公路上跑哩。”大家轰一声笑翻了天。县长是全县仅有的几个坐小汽车在公路上跑来跑去的人。老师都笑了:“中国是农业国家,城里人几代前都是农民,城乡一家、城乡一家。”争论归争论,下课还是好同学。大家都知道周长元是个容易满足的人,周长元不怕人家说他小农意识至少他没有上大学的打算,考上渭北师范他就很满足了。沿西兰公路往西六七十里就是凤翔。

“文革”前的渭北师范可谓人才济济,三分之一的教师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其他教师也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姜永年老师名气最大,北京大学毕业,参加过西北科学考察团,跟洋人一起勘察过丝绸之路,留学德国,担任过陇海铁路西安至兰州段的总工程师,执教于渭北师范,数理化史地外音体美样样精通,几乎是个全才。周长元入学时姜永年老师主要讲授数学历史和音乐。据说姜老师的地理课最吸引人,但争议也最多。每次上课,学生总要问他为啥不把铁路修到原上,不修到扶风岐山凤翔,言下之意,铁路修到原上的话,这所清朝末年创办的中专早都升格为大学了。姜永年老师就来一点小幽默:“中专升格为大学我教不成书,你也念不成书啦。”学生就笑了,笑

完后又觉得不是滋味。班主任批评学生浅薄无知：姜永年老师在北京上海的名牌大学当教授都没问题，父母年迈，为尽孝心，姜永年老师和妻子才回到故乡一边教书一边照顾父母，你们这些碎屁眼娃娃，中专升大学姜老师能行，你们能行吗？能考上大学吗？谁都知道中专与大学中间还夹个大专，远着哩，话都不会听。姜老师的话里头意思很多。不容学生娃多想，姜永年老师自己提出不再教地理，陇海铁路这件头疼事搅得老师学生都不得安然，校长就随姜老师的意，地理改历史，反正是个全才，哪一门课都没问题。至少课堂上再也听不到陇海铁路这个话题了。下边还不停在议论。有点名人轶事的味道，有点炫耀自己学校的味道。周长元同学就是这么理解的。上姜老师的课之前周长元同学就对姜老师充满无限敬仰。

姜老师第二学期才给周长元他们班上课，周长元提前去高年级旁听姜老师的课。不要说以前的中小学老师，就是渭北师范的大多数老师包括校长都不能跟姜老师相比，不是一二个档次的差距，周长元完全相信大家屡屡提及的陇海铁路的走向问题完全是一种对学校的热爱与自豪，也是对他们老师的热爱与自豪。旁听姜老师课的学生很多，都挤在教室后边挤座位，迟了只能站着。周长元经常站着听课，必须上完必修课，挤时间来旁听。两周后周长元同学就开始举手提问题。周长元同学做了充分准备，老牌子中专图书馆藏书很多，从清末到民国到解放后的新书，应有尽有，民国时期的书居多，周长元涉猎较广，顾颉刚的《古史辩》、黄文弼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常书鸿的《敦煌研究》，基本集中在大西北。姜老师很快就记住了这个学生，正式上课班级的学生就很尴尬，老师对大家一视同仁，但还是让周长元这个旁听的家伙频频得手。相比较而言，数学课上周长元得手机会很少，数学他只能听懂，远远达不到炫技的程度。姜老师已经不上音乐课了。周长元他们这一级停上的。据高年级同学讲，姜老

师西洋乐、国乐都很精通,钢琴小提琴管风琴二胡笛子扬琴琵琶这些乐器,音乐专业的老师都比不上他。跟大多数农村学生一样,周长元会吹笛子会吹唢呐会拉二胡,扬琴琵琶这些雅乐就很陌生,西洋乐器就更陌生了,见都没见过。姜老师的妻子是专业音乐老师,教小提琴和琵琶,大家开玩笑说姜老师不好意思抢老婆的饭碗。多少年后周长元才明白1962年阶级斗争的风声越来越紧,姜老师开始收敛自己。古老的周原总比外边的世界慢好几拍。依周长元当时的心情,完全可以在姜老师指点下学小提琴和管风琴。他只能遗憾地选了国乐中的二胡和唢呐。唢呐是最受冷落的乐器,只有三四个同学选了唢呐。周长元选唢呐也是因为姜永年老师的缘故。

姜永年老师与妻子住在学校,周末回乡下看望父母,父母也不住原来的老宅子。他们家是周原几县有名的大地主,还有许多商号,西安宝鸡岐山凤翔扶风都有产业,又是个开明地主,抗战时支援抗战,内战时资助当地保安团武装起义反内战,保安团得到姜家资助与宝鸡赶来的中央军激战后撤入陕甘宁边区,解放后又大力支援抗美援朝。姜家人很低调,几次捐赠,连老宅子都没留下,只保留离县城七八里地的一处宅子。出县城沿西兰公路往东五六里再往北二三里的料礓石大路一个公社所在地的小镇,交通方便又僻静。

周长元是无意中碰到姜老师的。每到周末,中专学校的学生就比较悠闲,三三两两去郊外踏青,周长元和几个同学就走到了姜永年老师老家的那个小镇上。学生娃并没有到镇上去,而是沿着沟底的风鸣河游玩。三四月麦子起身,油菜花开,河柳梧桐又密又绿,鸟儿全聚在河岸的树林里,学生娃就听见河边有人拉二胡,竟然拉的是《百鸟朝凤》,唢呐曲子用二胡演奏,再也没有喜庆的味道了,全是凄凉之音。学生娃已经懂得基本的乐理常识,已经具有相当的鉴赏能力,这么好的音色不是一般乡村自乐班乐手能拉出来的。当是时也,学生娃往树林深处钻,林中鸟儿一群一群往外飞。谁都知道《百鸟朝

风》是召唤鸟儿的,谁都知道《诗经·大雅·卷阿》中就有“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谁都知道这首曲子象征吉祥幸福,喜庆与悲切尽在其中,一般都是笛子与唢呐独奏,二胡曲子剔尽了喜庆,倾诉的全是苍凉与悲切。学生们越走越慢,轻手轻脚,如履薄冰,他们很快看到陡峭的河岸上拉二胡的人是他们的姜永年老师,平缓的河岸在梧桐林里一下子陡峭起来,高过了树梢,形成了一个高冈,河水也变得湍急,哗哗地喧响。学生们远远地望着他们的老师,石雕一样凝然不动,只有握着弓的手臂在晃动,所谓会拉拉一条线不会拉散成面,如诉如泣的二胡呜呜咽咽,飞禽走兽一片哀鸣。学生们不敢惊动老师,远远地站着悄悄地离开。

周长元苦练唢呐,长进很快,同学们戏称他为吹鼓手,农村红白喜事都有吹唢呐的,招牌曲子就是《百鸟朝凤》。周长元吹得津津有味,曲调中有公鸡叫鸣,母鸡下蛋,驴叫牛吼马嘶喜鹊喳喳麻雀唧唧,老婆婆欢笑,喜气洋洋。面对大家的嘲笑,周长元振振有词,这叫有凤来仪,丹凤朝阳,咱们这里可是凤鸣高冈的地方。这个理由很充足,足以服人。周长元吹得理直气壮。

一个月后的周末,周长元独自来到岐山凤翔交界的凤鸣河边,当河岸陡峭的土冈上响起二胡《百鸟朝凤》时,不远处的铜唢呐也就呜呜哇呜哇高亢地叫起来,时而高音时而中低音,高音紧张尖锐短促,中低音豪放刚劲欢快可以延伸很久很久,周长元的腮帮鼓得那么圆,整个人就像打足了气的气球就像一只鼓圆腮帮的青蛙,整个河滩都在哇哇欢叫,蝴蝶蜻蜓飞来了,鸟儿一群一群地飞来了,从田野从崖畔从村庄上空,哗哗跟暴雨一样,连鸡狗驴子都跑过来了,松鼠都窜到周长元的脚上……周长元能感觉到姜永年老师悄悄地走过来了,停在十几步远的树林子里,二胡抱在手里,静静地听着学生娃嘹亮高亢的唢呐,燕子和麻雀都落到姜老师的头上肩上了,学生娃越吹越欢就像乡间田野上撒欢的小马驹小牛犊,那么欢实快乐,学生娃身子一挺

脖子一扬唢呐声高到极点,响彻云霄了,麦苗刷刷地扬起来了,油菜格铮铮脱了一圈又一圈,姜老师嘴角有了笑,眼睛都笑起来了。姜老师笑眯眯地走了,步子又轻又快。

校园里师生相逢,姜老师老远就露出灿烂的笑容,熟悉姜老师的人都很吃惊,自从执教渭北师范学校以来,姜老师就没有这么开心地笑过,也就是说回到故乡以后姜老师头一次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这都是周长元的功劳。周长元恭恭敬敬地问一声姜老师好!姜老师诚恳地说:“你的唢呐吹得真好!”周长元就调侃一下自己:“我可以当吹鼓手混吃混喝了。”姜老师马上严肃起来:“农村红白喜事的吹鼓手可都凭本事吃饭凭劳动挣钱,千万不要看不起民间艺人。”周长元反问姜老师:“《百鸟朝凤》都是唢呐笛子演奏,姜老师为啥不用唢呐来一下子?”姜老师就哈哈一笑:“老师老啦,底气不足,吹不了唢呐也吹不了笛子,就拿二胡瞎凑合。”姜老师还是鼓励学生娃吹唢呐,唢呐有金石掷地之声适合年轻人。

人们就看到这种景象。每到周末,古老周原的风鸣河畔,先是二胡《百鸟朝凤》,接着是唢呐《百鸟朝凤》,飞禽走兽在二胡曲子中安安静静以后就在唢呐声中飞翔奔跑跳跃。老师总是在学生吹完唢呐后朝学生点点头再离开。学生在老师离开后还要沿河岸走一阵。渭北台原地带有许多深沟大壑,风鸣河流淌的这条大沟宽阔平缓没有陡崖,全是丘陵状的缓坡,很自然地过渡到平原地带,见惯了陡峭大沟的周长元很喜欢风鸣河两岸的自然景象,在旷野里吹唢呐跟在校园里有天壤之别。民间音乐属于长天大野。吹完唢呐,他很自然地在野外逗留很久才返回校园。

姜永年老师正式给周长元他们班上课了,周长元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他等于第二次听姜永年老师讲课,他还是那么认真地做笔记,举手提问,因为熟悉课堂内容,课外又参考许多资料,周长元的提问就比同班同学有深度,也正中老师下怀,师生一问一答,学生们

收效更大。周长元就有机会课余去姜老师办公室听老师给他开小灶。这是高材生才有的待遇。标志就是老师讲完课离开教室时特意叮嘱某个同学下午几点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全班同学羡慕得不得了。大家看着这个被老师特别关照的同学,课堂已经不能满足他了,必须单练,必须开小灶,个别辅导,中小学都有这种现象,但大中专不一样。老师与老师又不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周长元当时有多么激动。谁都明白姜老师要把绝活传给周长元了。

其实没有那么玄乎。姜老师给周长元开的小灶全是周原的历史变迁,追根溯源,比较系统地介绍周秦的历史,重点是西周史,兼顾讲了一些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裴文中、黄文弼的考古考察。这些内容都在课堂上提过,没办法展开,学生有兴趣,就在课外展开讲授。

周长元还是打了埋伏。开小灶没有课堂那么严肃,比较随意,老师绝对信任某个学生才肯单练,互相信任而又随意的气氛中,老师容易吐露心声,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完全是率性而为不计后果。姜老师对周长元的信任是有道理的,并不是说姜老师不谨慎不严肃。姜老师亲口对周长元说:咱西府周原人是正宗的周人后代,脸盘方正,眼睛微凸,西安人眼窝凹下去,有胡人血统,人种比较杂。这似乎成为姜老师信任周长元同学的原因?渭北师范全省招生,大半学生来自西府周原地区,也都是周长元同学这种脸型。不过是个说法罢了。周长元就这么认为。周长元老实懂事倒是真的。周长元至少懂得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姜老师每次说了不该说的话总是要强调一下说多了说多了,周长元就说:老师说的都是大实话。谁都知道大实话不能随便说。周长元这么一说,姜老师就放心了。

我们也就明白姜老师有点压抑,再理智的人再谨小慎微也有绷不住的时候,这种倾诉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夹杂在讲述的内容中。更深的原因应该是《百鸟朝凤》。姜老师拉二胡曲都十几年了,

回到故乡执教于渭北师范学校那年春天,他就中魔一般随手从墙上取下落了一层灰尘的二胡,擦拭一新,也不需要调试就走到凤鸣河边的梧桐林中呜呜咽咽拉起来,拉完了他才知道自己拉的不是《病中吟》不是《空山鸟语》,而是古老的唢呐曲子《百鸟朝凤》,他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曲子就是唢呐《百鸟朝凤》。当年他考上北京大学,又留学德国法国,在上海与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回到故乡,父母又以家乡的规矩举办一次旧式婚礼,让受过新式教育的媳妇坐了一回花轿,南方大都市长大的妻子也记下了嘹亮高亢的唢呐曲子《百鸟朝凤》。几十年后,为了给年迈的父母尽孝道,妻子心甘情愿随丈夫回到偏远的西北渭北高原的小城小镇。姜老师拉二胡的时候,妻子在家里一边操持家务一边听着丈夫的心声。妻子有时会穿过田野到河边到十几步外的树林里静静地听完整首曲子。丈夫执意让妻子不要放弃职业,到大西北已经作出很大的牺牲了,雇一个佣人照料老人。很快就解放了,夫妻两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赡养老人完全有了保证。唯一不变的是到河边拉二胡的习惯。姜老师也学了一些新曲子,《江河水》、《二泉映月》,拉最多的还是《百鸟朝凤》。直到有一天,这个叫周长元的学生打擂台一样在姜老师跟前吹起嘹亮高亢的唢呐,简直就是云雾散开照耀大地的灿烂阳光,铜唢呐铮亮铮亮本来就是一团热烈的阳光,让年轻人一吹还真带来了喜庆和吉祥。唢呐响起来的那天,姜老师的妻子也为之一振,走出院子,走到河边静静地听了一阵,丈夫笑起来的时候,她也笑了。丈夫给这个吹唢呐的学生开小灶,她也进办公室跟这个学生聊了几句。她比丈夫心细,她就放心了。丈夫该轻松轻松。

老师给了学生知识,学生给了老师好心情,就这么简单。

姜老师给学生开小灶时完全沉浸在嘹亮高亢喜庆吉祥的唢呐吹奏的《百鸟朝凤》中。姜氏家族是周原的原始土著,古公亶父率领一万五千多部族几经周折来到岐山脚下的这片沃土时,首先与原住民

姜部落联姻,周人有了他们伟大的母亲姜嫄,周人开始兴旺发达,筑室建城,左扶风右凤翔岐山京都居中央,凤鸣岐山,天命所归,周人开始东征翦商。姜氏从此也人才辈出,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姜氏出过多少朝廷重臣,自隋唐开科取士,举人进士乃至状元更是层出不穷。1905年大清朝废科举兴学堂,姜氏稍有委顿,到了民国姜氏祖坟又开始冒青烟,姜永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古老周原近代第一个新式状元,也是当时关中西府渭北高原唯一考到北京的大学生,真是给姜氏家族长了脸。姜氏子孙布满整个周原,姜永年这一支先声夺人,整个家族可谓欢天喜地,祭祖一直祭到几十里远的周公庙祭到姜嫄殿。鞭炮唢呐整整响了一个多月。不用说,吹的都是《百鸟朝凤》。各路秦腔名角的连台戏是少不了的。这些往事姜永年老师只淡淡提几句就一笔带过。许多传闻周长元早已听过。姜永年老师津津乐道的是在北京大学的求学经历,最激动人心的是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由斯文·赫定、徐炳昶任团长,二十多位中国学者三十多位外国学者参加,包括北京大学和北洋大学的几位学生,姜永年就是几位在读大学生之一。姜永年他们主要负责建立中国最早的气象站,从内蒙甘肃到新疆,中国内陆边疆有了现代化的气象观测点。姜永年也见识了大名鼎鼎的斯文·赫定和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怎样在大漠中发掘古迹,这个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一下子对考古发生兴趣,很快成为大师们的得力助手。更令人兴奋的是对古丝绸之路的考察。那正是国难当头的年代,重开丝绸古道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是头等大事,姜永年不等考察活动结束就赴欧美留学,修铁路的宏愿压倒了对考古的热爱。数年后学成回国,日本已侵占东北,威逼华北,西北将成为未来中日决战的大后方。姜永年一生最辉煌的事业莫过于把陇海铁路从西安修到关中平原的终点宝鸡。此时此刻,姜永年不愿多提修铁路的壮举,完全沉浸在考古上。他反复地讲述跟黄文弼在一起的一点一滴,再仔细地介绍黄文弼的每一本著作:《罗布淖尔考古记》、《塔